

论唐代宫女诗及宫女命运

苏 者 聪

研究唐代宫女的命运,仅靠正史是不够的。因为帝王们对他们后宫糜烂生活讳莫如深。如新旧唐书中多说的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:记载某年某月因某事释放宫女,而对宫中选妃及宫女生活等事均未有记录。《资治通鉴》还记载唐玄宗于开元二年因民间指责他选妃而装模作样地郑重辟谣,并诏释宫女以掩人耳目:“民间讹言,上采择女子以充掖庭。上闻之,八月,乙丑,令有司具车牛于崇明门,自选后宫无用者载还其家。敕曰:‘燕寝之内,尚令罢遣,闾阎之间,足可知悉’。”唐代开国元勋长孙无忌专为唐代制定了刑法条文《唐律疏议》,也未有后宫刑法。这就给后人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。

可贵的是,与正史相反,唐代许多诗人,如李白、王昌龄、顾况、李益、张籍、王建、李贺、白居易、元稹、杜牧、陆龟蒙等,以宫女生活为题材写下了许多诗篇,最著称的是王建宫词一百首,王涯宫词三十首(《全唐诗》存二十七首)。更其难得的是一些宫女宫妃自己把痛苦的心声,吟咏于口,形象于笔端,如花蕊夫人徐氏有宫词一百五十多首。唐代宫女诗的内容大致可分两类,一类是歌颂帝王的功德,赞美宫女嬉乐的起居生活。这多为帝王的御用文人所作,其中包括上官婉儿、宋若华、宋若昭、宋若伦、宋若宪、宋若荀这样一些上层宫女。另一类是写宫女痛苦的思想感情和不幸命运,这部分诗歌艺术成就较高,感人力量较强。我们以它为主,同时还借助一些史料和笔记小说来探讨一下宫女的命运。

宫女大多是从民间挑选来的良家女子,也有的是没官(没收入官)的妇女,还有个别的是官宦家阿谀皇帝主动奉献的。皇帝挑选宫女有严格的条件。据《北齐书·后主本纪》:“武平七年二月括杂妇女年二十已下,十四以上,未嫁,悉集省,隐匿者,家长处死刑。”又据《隋书·炀帝本纪》:“炀帝大业八年十一月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,姿质端丽者,每岁贡之。”由此可知所选宫女,第一,民间未嫁的少女或幼童;第二,模样儿标致;第三强迫献出,不准隐匿。这实际是皇帝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民女的一种暴行。隋炀帝是历史上举世闻名的荒淫无道的短命君主,晚年大兴土木,建造“迷楼”,选后宫佳丽数千居其中。从长安至江都(治所在今扬州市)有离宫四十余所。唐初开国之君的高祖和力图巩固大业的太宗有鉴于隋的历史教训,政治上较有远见,生活上较戒奢淫,都曾释放宫女;但唐代宫廷制度,帝王的荒淫生活,并未根本改变,如玄宗、敬宗、穆宗、僖宗的骄奢淫逸就达于极至。唐明皇后期因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,不问国事,终至酿成安史之乱,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急剧变化。他虽没有公开大规模的选宫女,但却多次派高力士密求。据李德裕《柳氏旧闻》:“上(指玄宗)即诏力士下京兆尹,亟选人间女子细长洁白者五人,将以赐太子。力士趋出庭下,复还奏曰:‘臣他日

尝宣旨京兆阅致女子，人间器器然”。足见当时民间对朝廷选妃有强烈的反映。唐玄宗第一个宠妃梅妃——江采苹，也是开元中高力士使闽、粤时，选归奉明皇的。玄宗时的宫廷机构相当庞大，“长安大内、大明、兴庆三宫，东都大内、上阳两宫，几四万人”^①。唐德宗贞元中，宰相窦参被流于驩州，没入家贲，其女上清隶名掖宫为婢女。^②宰相的女儿尚可以没官，可见唐代被困深宫的女子实在是多。白居易说：“后宫佳丽三千人”^③，花蕊夫人徐氏说：“月头支給买花钱，满殿宫人近数千”^④。这并不是夸张，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。

宫廷警卫森严，防范严密，宫有制度，人分品级。白天太监把门，夜晚宫门上锁，宫正负责维持王宫纪律，没有皇帝的命令，连臣子也不得任意出入。据《新唐书·高宗本纪》载：“诏妇人为宫官者，岁一见其亲。”而一般宫女一进宫门，就再不能出宫，而是永绝人寰：“宫门一入无由出，唯有宫莺得见人。”^⑤违宫规者，施以酷刑。“其不承勅而擅开闭者，绞。”^⑥宫人慑于宫刑，只有困居宫中，受其蹂躏折磨。有的宫女担负着繁重的劳役，洒扫宫院，晒晾幔褥，造办饭食。有的供皇帝耳目之娱，弹奏歌舞，昼夜不得休息。深夜在极度困倦中，等候皇帝的使唤：“夜久盘中蜡滴稀，金刀剪起尽霏霏。传声总是君王唤，红烛台前著舞衣”^⑦，至湿透舞衣，精力耗尽才作罢：“舞来汗湿罗衣彻，楼上人扶下玉梯”^⑧。有的宫女黎明就得起床，严妆待发，陪侍皇帝出巡：“晓妆声断严妆罢，院院纱窗海日红”，“春天睡起晓妆成，随侍君王触处行”^⑨。有的宫女夜深还不能就寝，拜候皇帝宣旨：“跪到玉阶犹带露，一时宣赐与宫娃”，俟皇帝恩赐后，才算了结她们一天的罪孽。她们是皇帝最廉价的劳动力，是任意被其驱遣的卑贱活口，哪有独立的人格？！哪有丝毫的人身自由？！

多少个春夏秋冬，她们在这宫牢中度过，受着凌辱，见不到阳光，得不到自由，葬送了宝贵的青春、爱情和幸福。从红颜少女进宫，到白发苍苍的老太婆，漫长的岁月都在痛苦中消磨，多少个不眠之夜数着更漏，听着那“风吹金锁声”直至天明！多少次披衣起床，仰望那团圆的明月发愣伤心！眼角的泪痕，心头的郁怨只有到死才能消失。王昌龄在《西宫春怨》、《西宫秋怨》，李益、司马札在《宫怨》等诗中均刻画了她们心灵的痛苦和绝望的哀怨。李白的《玉阶怨》，撷写了她们生活的一个片断：“玉阶生白露，夜久浸罗袜。却下水晶帘，玲珑望秋月。”这个深夜不眠近似麻木的宫女，没有发出一句怨言，但通过她“下水晶帘”的迟缓行动和凝神望月的愁苦神情，我们感受到她无限深沉的幽怨。她怨什么？也许是怨帝王的荒淫腐败，也许是怨父母不该送她入火坑，也许是怨自己的命运……她凄楚无言的形象，引起我们多少联想和感慨。把宫女的命运写得最详尽、最感人的要算白居易的《上阳人》：“上阳人，红颜暗老白发新。绿衣监使守宫门，一闭上阳多少春。玄宗末岁初选入，入时十六今六十。同时采择百余人，零落年深残此身。忆昔吞悲别亲族，扶入车中不教哭。皆云入内便承恩，脸似芙蓉胸似玉。未容君王得见面，已被杨妃遥侧目。妒令潜配上阳宫，一生遂向空房宿。宿空房，秋夜长；夜长无寐天不明。耿耿残灯背壁影，萧萧暗雨打窗声。春日迟，日迟独坐天难暮。宫莺百啭愁厌闻，梁燕双栖老休妒。莺归燕去长悄然，春往秋来不记年。唯向深宫望明月，东西四五百回圆。今日宫中年最老，大家遥赐尚书号。小头鞋履窄衣裳，青黛点眉眉细长。外人不见见应笑，天宝末年时世妆。上阳人，苦最多。少亦苦，老亦苦，少苦老苦两如何！君不见，昔时吕向美人赋，又不见，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！”作者具体而又深刻地反映了皇帝从民间选妃，到宫女老于宫中的这一全过程，着重刻画了一个“入时十六今六十”的宫女一生的不幸——入宫时离别亲友的悲伤，一进宫（未与君王见面）即被谗贬冷宫的痛苦和老于宫中孤独无依的形象，来揭示一代宫女的悲剧命运。这个“脸似芙蓉胸似玉”的少女，理应享受青春和爱情的幸福，而帝王的糜烂生活，高压和欺骗手段，扼杀了她宝贵的青春和幸

福，她成了帝王无辜的牺牲品。到了垂暮之年，皇帝以“遥赐尚书号”的空名愚弄她，人们对她相隔数代的古老妆扮投以冷嘲的目光，她集少苦老苦于一身。社会的不公，人世的不幸，全重压在她身上。她没有直接对社会进行抗争和谴责，但从这痛苦和郁愤的形象中，我们似感到一种巨大而又潜在的反抗力量，摧毁封建宫廷制度将是势所必然。作品反映的时间跨度几近半个世纪——从唐玄宗末至宪宗初五个朝代，揭示的社会面较为广阔：老百姓对待选妃的恐惧而又不不得不顺从的复杂心理，少女不肯入宫的惨象，宫廷的残酷统治，宫妃间的争斗，失宠妃子的痛苦，皇帝的伪善，社会的无情，均无不囊括在这首诗中，它可说是唐代帝王后宫生活的一个缩影。由于作者谙熟宫廷生活，对被迫害的宫女充满了同情心，又加之他有娴熟的艺术技巧，善用具体描写、环境烘托、心理刻画等手法，从而把宫女的典型命运表现得神形活现，使我们感到皇帝霸占民间女子的惨无人道，封建宫妃制度的不合理。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，心底该包含了多少辛酸！多少血泪！

被囚禁的宫女，只能象动物般地用生理来感受春去秋来的时节变化，而从来触摸不到时代的脉搏、人生的欢快，她们忍受不了这铁牢的窒息，千方百计打听外界消息，请看这首词：“宫人早起笑相呼，不识阶前扫地夫。乞与金钱争借问，外头还似此间无？”⑩从“不识”，可知宫中佣人之多。而宫女们不惜用金钱打听外界消息，则看出她们与世隔绝之久，要求获得信息的迫切。特别是一个“争”字，反映广大宫女渴求自由的情状。作者是唐五代后蜀君主孟昶的宠妃，由于她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，已不能完全写出宫女那最深沉的痛苦；但她又毕竟是过来人，所以又还能透露宫中的闷郁气氛。

深宫只能锁住人的身体，却不能锁住她们渴求人一样生活的情思，只要一有时机，她们就会迸发爱情之火，点燃生活的烈焰。唐代流传着许多宫女与将士、文人结成眷属的佳话。如唐玄宗时赏赐边防将士的绾衣（寒衣）由宫人缝制，有一宫女在袍中暗暗地放了一首诗，以坦露求偶的热望：今生不能结合，愿来世成为夫妇。

沙场征戍客，寒苦若为眠？战袍经手作，知落阿谁边？蓄意多添线，含情更著

棉。今生已过也，结取后生缘。

——开元宫人《袍中诗》

多情的宫女，灵巧的手，杰出的诗才，谁又会不喜爱呢？一战士于袍中得诗，立即报告了统帅，帅上奏朝廷，唐明皇将诗遍示六宫，一宫人“自称万死”，明皇怜悯她，将她嫁给了得诗的兵士。⑪宫女表现情欲是违反宫规的，但为了争得人应享受的权利，她们不怕担风险。而这在唐代又并非是个别现象。相传僖宗时又出现类似的情事：僖宗将宫人缝制的千件寒衣，赏赐塞外将士，神策军马真于袍中得锁及诗：“玉烛制袍夜，金刀呵手裁。锁寄千里客，锁心终不开。”⑫主将奏闻，僖宗令马真赴阙，将作诗宫人嫁给了他。⑬玄宗、僖宗是否真成了“月下老人”，还是个谜，但人们喜爱这个传说，说明人民总是同情被压迫的小人物，愿“天下有情人，终成眷属”的。再退一万步说，这两个宫女得到皇帝的恩赐确有其事，那也只不过是千百万宫女中一二幸运者罢了。

与世隔绝的宫女，要想获得机缘实在是太难了呵！但她们聪明机智，善于通过相关的事物，展开审美联想，表现情思。秋天，多情的红叶，题诗于上，让它流出御沟，或许会遇上有情人吧，这美妙而又神奇般的想象激发了一些宫女的诗情：

一入深宫里，年年不见春。聊题一片叶，寄与有情人。

——天宝宫人《题洛苑梧叶上》

一叶题诗出禁城，谁人酬和独含情。自嗟不及波中叶，荡漾乘春取次行。

——天宝宫人《又题》

相传顾况于苑中流水上得一大梧叶及诗（“一入深宫里”），亦于叶上题诗和之。^⑭而韩氏题诗，传说有二：一是唐宣宗时，卢渥赴京应举，偶临御沟，拾得红叶，叶上有诗“流水何太急”。后宣宗放出一些宫女，许嫁百官司吏，卢渥得一人，即题诗红叶者^⑮；另一说是于祐于御沟得红叶，上有“流水何太急”一诗，后在河中娶得释放宫人韩氏，即红叶题诗者^⑯。这个故事在宋代广泛流传，还虚构了许多情节，说它是唐德宗贞元中贾全虚的事（贾与假谐音。全虚，子虚乌有之意），为德宗所闻，遂以题诗之人——王才人养女凤儿赐全虚。后来元人杂剧，如白朴《韩翠苹御水流红叶》，李文尉《金水题红怨》，皆从唐代红叶题诗故事演变而来。这个题材影响如此深远，如此触发作家的创作激情，是人们对聪慧机灵宫女的赞美，对她们追求自由、爱情和幸福正当权益的同情。进步作家总是瞩目于被压迫者，以表现她们的理想情趣为光荣，以赞颂真善美事物为己任。

题诗求偶，红叶寄情，希望多么渺茫！许多宫女曾把获得自由生活的热望寄托在君主身上。浪漫主义诗人李贺在《宫娃歌》一诗中表达了她们的愿望：“寒入罗殿影昏，彩鸾帘额著霜痕。啼蛄吊月钩阑下，屈膝铜铺锁阿甄。梦入家门上沙渚，天河落处长洲路。愿君光明如太阳，放妾骑鱼撇波去。”希望皇帝开恩大赦，放宫女“骑鱼撇波去”，这是冲破宫笼的奇特幻想，是诗人李贺艺术构思所独具的特色，这种强烈表现对理想对自由的追求，为一般宫女诗（仅写宫女悲苦命运）所不及；但寄希望于皇帝，则又看出作者阶级的局限性。

在唐代，释放宫女，必有其政治或经济原因：或是太子登基（如太宗、顺宗即位），或是政治改革（如永贞革新）；或遇水旱大灾（如宪宗元和八年水灾、宣宗大中元年旱灾）才宜诏放宫女。每次释放的人数是极其有限的，所放对象又焉知不是玄宗所暴露的“无用之女”呢？^⑰一个宫女一生是短暂的，要遇上政治大赦，实在是难呵！若遇水旱天灾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宫女纵使能获得自由，走出宫牢，亦难维持生计，前途未卜吉凶。因而大多数宫女只有老死宫中，让年华流逝在那无情的岁月里。诗人元稹对她们垂暮之年的孤苦不幸充满深切同情，他在《行宫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寥落古行宫，宫花寂寞红。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”这些白头“遗老”，孤独无依，在寥落的古行宫中，只有寂寞的宫花作伴，无限悲苦和凄凉地渡着她们的余生。诗中的“闲”字，貌似闲淡轻松，殊不知正是作者抨击君主摧折宫女的画龙点睛之笔，因为宫女在历尽人生苦难，耗尽生命之火后，唯余没有灵魂的躯壳罢了。更有甚者，一些宫女由于遭受冷落、遗弃的痛苦，在忧虑、恐惧、争斗中受折磨，到了老年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产生了病态心理，甚至得了老年痴呆病，你看王建的《旧宫人》诗：“先帝旧宫宫女在，乱丝犹挂凤皇钗，霓裳法曲浑抛却，独自花间扫玉阶。”这位完全丧失记忆、老态龙钟的宫女，还在本能地劳动——打扫玉阶，无情地被宫廷驱使劳役。而“乱丝犹挂凤皇钗”的反常打扮，与“白发宫人不解悲，满头犹自插花枝”^⑱的模样一样，这似疯非疯，似傻非傻的情态，引起我们无限悲悯和感慨，这是由于最高统治者从心理上生理上摧残她们的结果。真得感谢唐代诗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些形象深刻的珍贵纪录。

宫女最好的结局是得到皇帝的宠幸。可是在三十六宫七十二苑数以万计的宫女中，获宠的又有几人？隋炀帝的宫女侯夫人，姿容美丽，富有文才，未能选入“迷楼”，自知此生将终老长门而自缢，不是说明获宠之极难么！况皇帝荒淫无度，喜新厌旧，见异思迁，又哪有专一的爱情？得宠的妃子，也就时时怀着隐忧，怕人夺宠，因此造成宫妃之间彼此嫉妒残杀，“闻有美人新进入，六宫未见一时愁”^⑲，“未容君王得见面，已被杨妃遥侧目。妒令潜

配上阳宫，一生遂向空房宿。”②在争夺中，失败者被弃冷宫，处境苦不堪言。唐代同情被弃宫妃的诗颇多，如徐贤妃、刘媛的《长门怨》，梁琼的《昭君怨》，田娥的《长信宫》，花蕊夫人徐氏《宫词》（“太液波清水殿凉”）等等，写了宫妃对自己未来命运无从把握的隐忧，被弃后的极度痛苦和悲惨的结局。梅妃的命运不正是这样么？！她曾得玄宗宠爱，但转瞬之间，玄宗又宠杨贵妃，将她弃之于上阳宫，过着悲苦的生活。可是，一日玄宗忽忆梅妃，便命人密送外国进贡来的一斛珍珠，假意抚慰，妃不受，题《谢赐珍珠》一诗：“桂叶双眉久不描，残妆和泪污红绡。长门尽日无梳洗，何必珍珠慰寂寥。”她尝尽了冷宫中的滋味，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，因为得宠而复失的愁情，比原来未曾获得时更重、更难以排遣，但她不愿再从玩弄过她而又把她抛弃的人那里得到怜悯和恩赐，因为珍贵的物质根本解脱不了她精神的痛苦。她敢于抗拒玄宗的赏赐，而不怕触怒皇威，可见其幽怨之深，性格之烈。

争宠，从表象看，是宫妃们的过错，而究其实，则是由于帝王多妻制造成的，受害的也多是贫寒出身的民间女子，她们都是帝王的牺牲品。

得宠的妃子，虽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但她们精神上却异常痛苦。你看花蕊夫人徐氏写的一首《宫词》：“鸂鶒谁教转舌关，内人手里养来奸。语多更觉承恩泽，数对君王忆陇山。”她借鸂鶒不贪恋宫中的优厚物质待遇，留恋那旧日自由自在的山林生活，以喻得宠的宫妃并不眷恋豪华的物质享受，只求冲出宫笼，去过往日无拘无束的生活。这种独特的审美联想，没有真切的内心体验，是不可能产生的。我们再看唐五代蜀王衍的昭仪李舜弦写的《钓鱼不得》：“尽日池边钓锦鳞，菱荷香里暗消魂。依稀纵有寻香饵，知是金钩不肯吞。”以鱼不肯被香饵引诱上钩，喻民女不愿被豪华物质勾引进宫，因为得到的是丁点儿食物，而丢掉的却是整个生命。体味多么深刻，比喻又何等贴切，这无疑是对帝王的血泪控诉！

最不公平的是，她们供帝主淫乐，帝王丢国亡身，却要她们来承担历史的罪名。封建卫道者骂她们为“祸水”、“尤物”。说什么商纣王荒淫误国，罪在妲己，周幽王灭亡，过在褒姒；唐玄宗倾国，责在杨贵妃；五代后蜀国君孟昶降宋，祸在花蕊夫人，等等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不信，你看《韵语阳秋》卷十九：“人君不能制欲于妇人，以致溺惑废政，未有不乱亡者。桀奔南巢，祸阶妹喜，鲁威灭身，惑始齐姜。妲己褒姒以至张孔杨妃之徒皆是也。吴之于西施，王之耽惑不减于诸后，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。”花蕊夫人徐氏对这千古奇冤、莫须有罪名，进行了大胆的批驳。她在《述国亡诗》中写道：“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那得知？！十四万人齐解甲，宁无一个是男儿。”这是愤怒的反驳，这是沉痛的申辩，这也是犀利的嘲骂！这闪电！这雷鸣，历史将永远不能掩其光辉，灭其洪音。可叹的是，尽管花蕊夫人不应负亡国的责任，然而“祸水论”的历史重压却仍然落在她头上。宋太祖灭后蜀，花蕊夫人与孟昶一起被俘至汴京，为太祖赵匡胤所宠。太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认为花蕊夫人是个“不祥之物”，恐其兄贪恋女色而误国，劝匡胤把她除掉。一日赵氏兄弟同到上苑射猎，赵光义以鹿射为名，趁赵匡胤不防，一箭将她射死。唐玄宗的几个宠妃也没有一个善终的，杨贵妃被赐死，梅妃在安禄山兵燹中流落身亡。

后宫生活黑暗残忍如此，所以老百姓特别害怕朝廷选妃，每当遇上这样的浩劫，做父母的担惊受怕，急着嫁女，被选进宫的，嚎啕大哭，痛不欲生。“天宝年中花鸟使，撩花狎鸟含春思。满怀墨诏求嫔御，走上高楼半酣醉。醉酣直入卿士家，闺闱不得偷回避。良人顾妾心死别，小女呼爷血泪垂。”③“忆昔吞悲别亲族，扶入车中不教哭。”④此外，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史书和笔记中看到选妃时百姓的惨状。据《通鉴纲目》载：“（晋）泰始十年三月诏，又取良家小将吏女五千余人，入宫选之，母子号哭于宫中，声闻于外。”清毛奇龄的《明武宗外纪》，不

受正史的制约，记载就要具体得多：明武宗好游幸，每昏夜出游，搜其妇女，车驾所至，近侍选掠良家女以充幸御，至数十车，在道日有死者，左右不敢闻，且令有司乞康之，远近骚动，故所经多逃亡。……将至扬州，先遣太监吴经至，大索处女寡妇，民间洵洵，有女人家拉着鰥男，强成配偶。以上两则虽是纪录晋、明两朝选妃事，但父母害怕选妃的心情任何朝代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宁愿将女儿嫁个贫苦人家，让小俩口过一辈子恩爱生活，也不愿女儿到宫里受屈辱，被蹂躏，守活寡，过那非人的生活。“早知身被丹青误，但嫁巫山百姓家。”^{②③}“早知雨露翻相误，只插荆钗嫁匹夫。”^{②④}

宫女一生被榨干了膏血，然后就象一条狗默默死去，她在世上可能已没有亲人，即使有亲人也不给通知，无人吊孝，无人送葬，只随便往“宫人斜”（唐宫女的墓地）里一埋了事。一般宫女没有墓碑，有品级的宫女即或有个碑，也是无名无姓，只写着“唐宫人墓”，“宫人者，不知何许人，莫详其氏族”^{②⑤}。墓地上一片凄惻荒凉的景象：“云惨烟愁苑路斜，路傍丘塚尽宫娃。”^{②⑥}张籍对此惨景充满了哀伤和不平：“秋草宫人斜里墓，宫中谁送葬来时。千千万万皆如此，家在边城亦不知。”^{②⑦}而帝王之家又是怎样的殡葬？我们从已发掘的章怀太子墓、永泰公主墓来看，墓穴壁画如生，棺椁雕镂彩画，棺内有金珠玉珀等大量珍贵的殉葬物。太子、公主尚且如此之厚葬，由此可以想见帝王“布帛尽于衣裳，材木尽于棺槨”的奢华糜费。他们的陵墓，如昭陵、乾陵等有待于今后的挖掘，它将以惊人的实物来展示帝王们穷奢极欲的生活。两相对照，可知封建社会贫富悬殊、阶级压迫的不合理。

宫女死了，无碍统治者的奢侈生活，一边埋了旧宫女，一边掳来新宫人，帝王们享乐生活就永远建立在这对宫女们的不断残酷掠夺剥削上。王建愤愤写道：“未央墙西青草路，宫人斜里红妆墓。一边载出一边来，更衣不减寻常数。”^{②⑧}晚唐现实主义诗人陆龟蒙不但同情她们，更是赞颂她们纯洁的心灵，冰肌玉骨的品质，誉她们为“香骨”^{②⑨}

“太平词藻盛，长愿纪鸿休！”^{③⑩}“愿齐山岳寿，祉福永无疆！”^{③⑪}不管御用文人怎样歌功颂德，终不能掩盖帝王们后宫生活的黑暗。上述诗歌既是对可怜的宫女们的一个永恒的吊唁，也是给帝王们立下的一个永久的罪恶纪念碑！

注释：

- ① 见《梅妃传》。
- ② 见《异闻集》·转引自陈东原《中国妇女生活史》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93页
- ③ 《长恨歌》。
- ④ 《宫词》。
- ⑤ 顾况《宫词》。
- ⑥ 《唐律疏议》卷七。
- ⑦ 王涯《宫词》。
- ⑧⑨⑩ 花蕊夫人徐氏《宫词》。
- ⑪⑫ 见《全唐诗》七百九十七卷。
- ⑬ 僖宗宫人《金锁诗》。
- ⑭ 见唐孟棻《本事诗》。
- ⑮ 见范曄《云溪友议》十。
- ⑯ 见宋刘斧《青琐高议》前集五《流红记》。

⑰ 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十一、玄宗开元二年。

⑱ 刘得仁《悲老宫人》。

⑲ 王建《宫词》。

⑳㉑ 白居易《上阳人》。

㉒ 元稹《上阳白发人》。

㉓ 明黄幼藻《题明妃出塞图》。

㉔ 刘得仁《长门怨》。

㉕ 见《千唐志斋藏志》二一六。

㉖ 刘威《宫人斜》。

㉗ 《宿山词》。

㉘ 《宫人斜》。

㉙ 见《宫人斜》。

㉚ 上官昭容《驾幸三会寺应制》。

㉛ 宋若宪《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》。